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六章 燈市

一帆飽雨，雙槳划風。方夢霞登舟時，朝旭初升，照水面樓台，映波成五色奇彩。甫出港，陽烏漸隱，風雨驟至，一望長天，忽作慘色，昏黑模糊，渾不辨山光樹影。蓋初秋天氣，晴雨不常，江南苦濕，初夏則有梅子雨，初秋則有豆花雨。殘暑未盡，新涼乍生，時有斜風細雨，陣陣送寒，以淨炎氣，以迎爽氣，謂之釀秋。夢霞此行，會逢其適，不情風雨，咄咄逼人。回首家山，不知何處。煙波渺渺，雲水茫茫，極目杳冥，如墮重霧。嗚呼，旅行遇雨，易斷人魂，矧在舟中，矧舟行於茫無涯■之太湖耶！此時狂風亂雨，挾舟而行，船身搖搖，顛簸萬狀，風勢逆且急，橫拖倒曳而行，不知其自東自西、自南自北。舟人相顧失色。三尺布帆，舊且破矣，風乘其破處，極力扇打。一片呼呼聲，若龍吟，如虎嘯。而斯時之雨師，且含禩正平之怒氣，以帆當鼓，亂敲狂擊，作《漁陽參過》。與風聲相和，錯雜入耳，恍然如八音之並奏。中流風勢更顛，舟不能進，而蕩益甚。俄聞砰然一聲，即有一舟子呼曰：「桅折矣！」又聞一舟子呼曰：「速下帆！速下帆！毋緩，緩且覆！」帆既下，舟仍不定。雨花與浪花相激戰，撲船首尾幾遍。夢霞危坐舟中，不敢少動。蓋一探首艙外，而彼無情之雨點，正待人迎面而擊也。移時，舟子入艙言曰：「風雨甚厲，波浪大惡，前無大路，後無來舟，行不得也哥哥。」夢霞不應，但命其鼓勇前進，當倍其酬金。舟子歎曰：「公無渡河，公竟渡河。設前途有變，我等皆葬於江魚腹中矣。」乃復冒險行。風頭漸低，兩腳尚健，■乃一聲，秋山無色，篷窗聽雨，點點滴滴，好不悶殺人也。

帶病遘征，中途又為風浪所困，倒臥艙中，心旌搖搖，不知身之在何處矣。船窗緊閉，雨珠時從窗隙中跳入，行裝微被沾濡。風勢既逆，水流更急。舟子二人，雙櫓齊舉，衝破而鳴，聲殊不柔。蓋舟行甚遲，雖用力撥動，猶有倒挽九牛之勢也。夢霞體已不支，心益焦急，既臨流而惆悵，乃扣舷而成吟：

藥緣不斷苦愁中，偃蹇居然老境同。
只為相思幾行字，又拼病骨鬥西風。
翩然一棹又秋波，流水浮雲意若何。
兩面船窗開不得，亂愁攢似亂山多。
煙水蒼茫去路無，秋槎獨泛客星孤。
人生離別真無限，風雨飄搖過太湖。
忽雨飛來亂打篷，舵師失色浪山中。
不須更祝江神助，舟載離人倒逆風。

由蘇台赴錫，不越百里，今為風雨所阻，舟行竟日，計程尚未及半。行行重行行，時已薄黃昏矣。長天色死，古渡人稀，悵望前途，混茫一片。須臾進一港，斷橋孤倚，老樹交橫，岸上漁舍櫛比，炊煙四起，微聞人聲。漁舟三四，泊於水濱，兩三星火，直射水面，作磷光點點。舟子曰：「此大好繫舟處矣。」舟既傍岸歇，舟子■火作炊。時雨歇孤篷，月生遠水，碧波如練，夜色絕佳。舟子飽後即眠，不脫蓑衣，酣然入夢矣。夢霞不能遽睡，推篷而出，危坐船頭，領略秋江夜景。時則一輪明月，照徹江乾，雨後新霽，色倍澄鮮，隔溪漁笛，參差斷續，其聲幽咽，入耳而生愁。流螢幾點，掩映於荇藻之旁，若與漁火爭光者。夢霞對此可憐之夜景，不覺觸動離思，潸然淚下，大有赤壁舟中客所歌「渺渺兮餘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」之慨。雖鏡地不同，寄情各別，所以興懷，其致一也。俯仰之餘，口占一律以抒悲感：

日暮扁舟何處依，雲山回首已全非。
流螢粘草秋先到，宿鳥驚人夜尚飛。
寒覺露垂篷背重，靜看月上樹梢微。
茫茫前路真如夢，萬里滄波願盡違。

月光之下，冷氣襲人，微風起於■末，砭膚欲栗。夜深矣，人靜矣，夢霞以病後之軀忍寒露坐，至此不可復耐，旋入艙睡時，渡頭行柁，正連敲三下也。就枕後，覺衾寒似鐵，瑟縮不能成寐，離鄉之感，懷舊之意，均於此時奔赴腦際。無目不歸，有身非蝶，所謂求之不得輾轉反側者，此夜之睡況，庶幾近之。至村雞亂唱，一線曙光自篷隙透入，始覓得睡魔，遽然化去。而舟子已於此時起，解纜行。時風勢已轉，大好揚帆，櫓聲啞啞，載夢而去。舟行良久，夢霞殊未覺，時未及午，已達目的地。泊既定，舟子呼夢霞醒，曰：「至矣。」推枕而起，盥洗畢，攝衣登岸，命舟子荷裝相隨，逕造崔氏廬。嘉賓賢主，相見歡然，重啟舊舍，下榻其中。舟子得金，解維自去。崔父略詢夢霞別後情狀，有頃，出盛肴款客。午餐既竟，夢霞即獨行赴校。

人來前度，秋闈今宵。夢霞一路行來，舊地重經，覺此冷落之街市忽地十分熱鬧，迥異從前。十里彩棚，懸燈錯落，紅男綠女，點綴其間，笙歌隱隱，響遏雲表。咄，此何為者？詢之野老。云：「每歲節屆初秋，豐收可望，鄉之人必聯結秋社，懸燈敬神，幸五穀之豐登，竭三日之誠敬，春祈秋報，慣例使然，今日乃第一日也。」夢霞聞言，雖笑鄉人之迷信，然其不忘報本，猶存醇厚之風；含哺而嬉，如見太平之象，不先不後，適於我來校之初，逢茲佳節，眼福不淺哉。無何，行至校門，則見門首高懸國旗，紅燈三四，蕩漾簷前，鄉人媚神，與學校何與？乃亦從而附和之，不其亾真乎？然是鄉風氣未開，迷信未能破除，教育難於普及，不如是不足以取信於鄉人，該校前途將大受影響。夢霞任職半載，洞悉此種情弊，亦不為怪。既入校，先見李某，繼見秦翁亦在，坐談良久，知已於前日行開校禮，今日起放燈節假三日。秦翁邀夢霞至家中晚膳，有石癡書相示，李某約夢霞晚膳後同游燈市，夢霞兩諾之。

征塵甫息，樂事偶逢。夢霞與李某攜手出門，同赴燈市。時則璧月初升，金風不起，行人雜沓，雅樂悠揚。頃刻間萬燈齊放，燦若明星，照耀通衢如白晝。鄉人雖樸陋，亦知出奇鬥勝、競巧爭妍，燈之形式種種不同，足炫遊人之眼。時非元夜，地非錦城，而燈火之紛繁，人聲之騰沸，亦居然有萬丈光明，十分喜氣。拋卻無數金錢付之一炬，鄉人視之亦不甚惜，則迷信之過也。兩人環行一周，全市勝處，探索殆遍。偶至一處，露台之上，游女如雲，鴻影翩翩，鶯聲嚶嚶，意必大家眷屬也。夢霞偶一注目，衣香鬢影之間，彷彿有若梨娘者，掩映於燈光之下。時以李某在旁，不便駐足注視，過眼曇花，一現便無蹤影。夢霞固神馳於台上之人，而無心徵逐於遊人隊裡賞此秋燈矣。李某興猶未闌，夢霞辭以倦，乃分道而歸。

夢霞台上所見者，其果為梨娘乎？曰：是也。梨娘前得夢霞病訊，心電交馳，今聞其來，知其病已愈，而急欲一見以為慰。明知夢霞赴校後，晚間必為同人等邀往游觀。故藉觀燈為名，倩妝偕鵬郎出。其實意不在於燈，而專盼夫意中之人來，得售其傾城之一顧也。方夢霞瞥見之時，正梨娘盼望之際。燈影與人影齊明，燈光與目光互射。昔人詩云：「看燈兼看看燈人。」若兩人此時之情，則不僅兼看之謂矣。夢霞回寓後，梨娘亦即乘輿歸。蓋既見君子，中心已慰。良宵美景，可讓與一般行樂客作長夜遊耳。夜闌人倦，夢霞猶不遽睡，撥燈拈管，賦詩數章，以記觀燈情事：

尋樂追歡我未曾，強扶殘病且攜朋。
愁心受盡煎熬苦，何忍今宵再看燈。
繁華過眼早相忘，今日偏來熱鬧場。
不為意中人悵望，客窗我慣耐淒涼。
萬燈一例放光明，逐隊遊人喜氣迎。

滿耳笙歌聽不盡，誰知都作斷腸聲。
叮嚀千萬早登程，猶記當時別爾行。
盼到相逢難一語，最無聊是此時情。

韶華到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才可憐。景在秋宵，本無一刻千金之價值；人為病客，尤少及時行樂之精神。轉瞬而三日之期已悠然而逝，收拾繁華之景，依然寂寞之鄉。從此夢霞朝朝暮暮，理不清教育生涯；冷冷清清，嘗不了相思滋味。在家臥病時，愁亂於絲，心急如火。眼盼征雲，不知去路。魂隨夜月，直到深閨。惘惘出門，皇皇就道，視家庭若傳舍，以逆旅為安居。一若得為前度之劉郎，便可償問津之夙願者。泊乎舊游重歷，回首一驚。苔碧葉丹，又易一番慘象；春風秋月，空教兩度消魂。望美人兮何處？咫尺天涯；問相見以何時？等閒秋半。

夢霞冒險服猛藥，病魔雖暫退避，病根實未鏟除。加以船頭看月，又為風露所欺。到校後晨夕奔波，曾未稍事休養，未幾而病態依然，藥緣再結。幸瘡勢尚輕，兩日中有一日可以強起，不欲曠課以貽誤學童。日日扶病登壇，不堪其苦，而病且益深。梨娘不時遣鵬郎探詢病狀，欲為之醫。夢霞卻之，但囑覓金雞那粉。無如此藥來自西土，鄉中人鮮有知者，無以報命，則亦已耳。顧梨娘夙聞人言，久瘡不癒，將成癆瘵，以是深為夢霞憂。遣鵬郎謂之曰：「先生病若此，不醫不藥將坐以待斃耶？此間無良藥，不能治先生病，且乏人侍奉，重苦先生。吾母欲於明日買舟送先生歸去，先生之意若何？」夢霞連搖其首曰：「我不歸，我不願歸。我當病死此間耳。」鵬郎聞言大悲，嗚嗚而泣。夢霞悔以重言驚孺子，乃慰之曰：「鵬郎毋哭，我雖病，那便遽死？去語阿母，勿為我慮，我病行且愈矣，不必去去來來，多費一番跋涉也。」言已，更起書一紙交鵬郎。所書乃病中吟四首也。

用情深處尺難量，病中新秋瘦沈郎。
悔把當時腸盡斷，而今欲斷更無腸。
帶病登壇漫討論，胸前還漬淚雙痕。
人生此苦誰禁得，口欲言時眼又昏。
鰥魚照影夢難成，莫恨吟蟲訴不清。
便使蟲聲都寂寂，何曾合眼到天明。
病骨朝來漸不支，為伊憔悴至於斯。